

倒挂金钟

□舒曼

雪雁分到这家单位的时候,就一直和冯安面对面坐在一间办公室。这种开放式的办公室,中间一层不高的隔板,其实,就是个象征性的摆设。雪雁于是就靠着隔板放了个架子,上面再摆一盆花,是她从花卉市场挑选的开得热烈而灿烂的倒挂金钟。“花不丑呢!”却不曾想到,冯安个子高,一抬头,就从花枝间看到雪雁。“嗯嗯!”雪雁有些尴尬,语焉不详地附和。

雪雁因公出差半月,最担心的就是那盆喜爱的花儿会枯死;结果她发现冯安帮她照料了花儿,并让它开得更加喜气洋洋。

又一回,因受凉雪雁痛经痛得厉害,手头事务繁杂又不好请假,一些异况不知不觉中就显露出来。“赶紧喝点儿热的!实在撑不住就请假,你手头的事我来帮你做!”当冯安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黑糖姜茶时,雪雁的心微微一动……

雪雁了解到,冯安很小的时候,他的父母在一起突发事故中双双身亡,他是在福利院长大的。她的心里,对冯安就有种特别的怜惜。相处日久,雪雁更发现,冯安是个善良、热心、正直的人,同事有什么难处,但凡找他,他总是会出手相助。

朝夕相伴,两个人之间的心意,越来越明显了。可是,不知为何,冯安却不将两人的关系挑明。雪雁有点急,总不能让她一个面皮薄的女孩子倒追示爱吧?

雪雁的老家不在这里,为了团聚,父母找人托关系,在那边给她安排了一份好工作。雪雁其实是不舍得离开的,可是她有什么理由留下呢?

更让雪雁崩溃的是,好几次看到一个身材苗条妩媚的美丽女子来找冯安,并且,有一回她还看到那个女子像欢快的小鸟一样扑进冯安的怀里。

雪雁选择了悄然离开。

冯安当然不知道雪雁去了哪里。电话肯定是打不通的,微信、QQ什么全部被拉黑,只有办公室里那盆依然娇艳的倒挂金钟还在。“花儿啊花儿?你说说看,你的主人怎么那么狠心?招呼都不带打一个的,说走就走!”每每浇水施肥之时,冯安总是嘟嘟囔囔、自言自语。

一晃三年过去了,因为有事,雪雁又悄悄走进了曾经让她伤心的这座城市。夜晚,她忍不住又来到过去和冯安经常一起散步的地方,如她所想,遇上了冯安。

雪雁很快发现冯安还是单身,她假装不在意地问:“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漂亮女孩子经常来找你,你们非常亲热的样子?你还不快把人家娶回家啊?”

“你说的是叶子?她是在福利院一起长大的干妹妹,因聋哑从小被父母抛弃了……”

雪雁的心被懊恼和甜蜜占满了,呆呆地出神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冯安的话突然进了她的耳朵:“你的倒挂金钟我还养着。你愿意的话,我就一辈子养下去……”

雪雁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

你是我最辽阔的天空

□徐俊霞

我和宁远相恋在大学校园,我读音乐,他读工商管理。四年后,我考上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,宁远参加工作,两个人不得已分居两地。距离不能产生美的时代,这段异地恋维持起来并没有外人想象中浪漫。

我出生在城市普通工人家庭,音乐是个烧钱的专业,从小到大,我到处拜师学艺,四年大学读下来,我耗尽了父母大半生的积蓄。好在读研时是公费生,家里只需要负担每月的生活费,学校每月还补助200元。宁远出身农村,他虽然是家里独子,对于他的工作,乡下的父母却帮不上任何忙,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才应聘到一家私企。

我们周围反对的声音一直都此起彼伏,我第一次带宁远回家,我妈倒是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欢喜;我爸闷闷不乐,连饭菜都做得失了平日的水准。尽管宁远眉眼周正、身高尚可,我爸还是看不上他的出身和他的工作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女,长得漂亮高挑,学音乐更是让我气质出众。父母虽然都是大老粗、没有多少文化,但对我期望值很高。我爸不想让我嫁个农村男孩、有一堆农村亲戚,总觉得宁远给不了我幸福。

在我读研的三年时间里,宁远不遗余力地支持着我,城市的消费高,为了让我吃好穿好,他节衣缩食,不抽烟、不喝酒、非必要不酬应。宁远每次来学校看我,都坐最便宜的火车硬座,我每次回家,他却都给我订机票。

那几年,我家里正是多事之秋。先是老爸的单位经营不善倒闭,后是我妈办理了病退,爸妈供我读书愈来愈吃力。宁远宽慰我爸妈:“只要丹丹喜欢,咱们一起供她。”屋漏偏逢连夜雨,我爸再就业不顺利,他自己开饭店,由于各种原因,干了一年赔了个底朝天。他到其他地方应聘,能力有限、年龄也大,除了保安、保洁,没岗位可去。老爸心里苦闷,一天晚上和哥们喝酒喝大了,出了交通事故,出院后,在床上躺了大半年。我还在读书,我妈一个人既要上班养家,又要照顾我爸,日子过得真是焦头烂额。为了照顾我父母,宁远又转到我老家工作。

宁远是个优秀的男人,公司内外少不了有女同事追求他。但他自有办法,办公桌上醒目处放上我和他的合影、手机背景永远是我的照片……在任何社交场合,他从来不掩饰自己“名草有主”的情况。

二

即便宁远做得面面俱到,让人挑不出毛病,我爸妈还是犹豫。在他们眼里,只有公务员、事业单位人员和国企职工是正式工作,旱涝保收,生老病死有保障,其他的私企、个体都拿不上台

面。伯伯、姑姑家的堂哥、表姐找的对象至少是在国企上班,宁远毕业后一直在私企工作,这成了我爸妈的一块心病。

我爸妈总担心宁远的工作没有保障、我们将来的日子会过得很难。为了供我读大学,他们先是卖掉了多年的中套,接下来又四处租房,最后才申购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。小小的一居室,我回家的时候,我爸只能睡客厅。

肩膀不齐不是亲戚。我妈家的亲戚还好,舅舅、小姨都很疼我,对我上学也很支持;我爸爸的亲戚就有点那个了,伯伯、姑姑对宁远冷眼相待,我知道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他。

宁远和所在的公司都发展不错,我们经常交流彼此各方面的情况,他总是不断增强我的信心,然后我就再去给我爸妈打气。

我研究生毕业那年,宁远已经到了而立之年,他远在老家的父母催着我们结婚成家,他拿出这些年全部的积蓄和七拼八凑的各种借款,在我家附近一个小区付了首付,购置了一套小房。

当时新婚姻法炒得沸沸扬扬,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装傻,房款收据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宁远的母亲有意无意地跟我说起他家七大姑八大姨风言风语,什么“这傻小子,一个人付首付、一个人还贷款,产权却是人家姑娘的”,什么“两个人一个这里、一个那里,说不定哪天就谈崩了,咱家宁远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”……我知道准公婆都担心,害怕他们的儿子竹篮打水一场空、煮熟的鸭子飞走。

三

宁远郑重其事向我求婚,但我已有了考博的打算。我和他商量:“现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,我打算考上博士再结婚或者考博不成,先工作稳定两年再结婚,你看好吗?”

宁远同意了。多少情侣谈钱情变、多少情侣因为房产证上加不加名字闹得两败俱伤、多少情侣的浓情蜜意败给了距离和差距……宁远的态度让我更坚定了和他不离不弃的决心。这些年来,宁远把我的父母当作他的亲生父母,代替我在他们身边尽孝,做了一个女婿、一个儿子应该做的,当然,日久见人心,我的父母也早已经把宁远当作了亲生儿子。

我考了教师资格证,博士毕业后应聘到家乡一所学校教书,和宁远终于相守一城。

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中,我披上婚纱,做了宁远的新娘。我问他:“这些年,你真的不怕我变心?不怕我跟别人跑了?”宁远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:“爱一个人就不怕吃亏,不留后路。你不嫌我穷、不嫌我起点低,我怎么会怕你学历高、怕你将来比我有出息呢?”

顿了顿,他又说:“我对自己有信心。”